

五片枫叶

● 颜廷奎 / 著

黄河睡了

激情在冰层下静静流淌

等待

明年咆哮

睡得香甜而安洋

冬雪沉沉响着鼾声

北风凛凛鸣着呼吸

一川白雪浮起一轮红日

他的头颅高昂着

WUPIANFENGY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

1227

246

2006

五片枫叶

● 颜廷奎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片枫叶 / 颜廷奎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82-3

I. 五... II. 颜...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006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印刷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3.00元

摆脱与超越(代序)

——致颜廷奎

公 木

你在给我的信中颇有感慨地说：“传统的沉重负荷如同一座山压在肩上，真正的超越与摆脱谈何容易。”读过你近三四年来的这五十多首短诗，我仿佛看见你确实在虔诚的探索和辛苦的跋涉。诚然，你在力求“超越”，尽量“摆脱”，对传统的依恋与对传统的突破同时并存。也许，这正是你，你正应这样。你说，“我在民歌、古典诗歌和新格律诗中呆得太久，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太深”，果真“太久”又“太深”以至成为“沉重负荷”了吗？还是不把它当作“负荷”吧，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把那些真实地自然地表现中华民族代代相衍的美好愿望凝聚成精神财富，沉淀进深层意识，生长为前进力量，夫然后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并依着现实的演化，而敏锐地去注视人们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美学情趣的变异与发展。从而在艺术手法上，无需强求便将自然打破创造意境的固有定势，而有所追求，有所创新。如果完全抛弃了昨天的依恋与保持，哪里还会有奔赴明天的探索与突破呢？不是这样吗，大平原的儿子！

白毛风镌刻雕塑高粱火冶炼熔烤

我的骨骼我的目光我的气质

挺起长白山兴安岭的雄伟
黑土地滋润松花江洗涤
我的躯体我的年华我的胸襟
铺展大平原的坦荡
即使我的大脑沟回，也
一如富庶多彩的土地
不仅盛产大豆高粱也盛产豪迈气概
也盛产睿智 机敏 聪慧
也盛产才华 业绩 里程碑

啊，你这“枕着关东平原长大”的儿子啊！“绿色摇篮摇出的关东汉子/背影也酷似母亲”；“时间拉不开地域隔不开/母与子的距离”。这不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致的吗？于是你深情地歌唱：

妈妈，你听见天涯
儿子的笑声了么
太阳的光波月亮的光波
是儿子告慰母亲
永恒的频率

——《大平原的儿子》

就你来说，假若无所依恋，又怎得有所探索呢？假若无所保持，又怎得有所突破呢？这正应该是你的艺术个性之所在。艺术的原则在于个性的自觉与显现，但在尊重个性的艺术王国里，许多人却为了寻找个性而失去个性，这是值得警惕的。你说：“力求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好

极了。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但为什么非要在“夹缝中”呢？你似乎是把“现实主义”当作不愿再走下去的“老路子”，而又把“现代主义”视为难于到达的“新境界”了。这至少是不确切的。其实，现实主义既非已“老”，现代主义也不犹“新”。我近来有这么一种理解：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者是倾向，从来就有三个，它们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作家，容许有所侧重；但一切时代、一切流派、一切作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实”、纯粹的“浪漫”、纯粹的“超实”，只是有所侧重罢了。十九世纪末叶到本世纪中期风行西方的各种类型的所谓“现代主义”，不过是侧重“超现实主义”的各种牌号的表现手法或创作方法吧。它既不“空前”，也不“绝后”，只要有了适宜的土壤与气候，它自然就会生长繁衍一阵子，春兰秋菊，各呈其秀，是不得任意“移植”，也无须特意“移植”的。而只要是真正的诗人，更别谈伟大的诗人，根茎总在现实之反映与理想之表现，不管用多少“花言巧语”布下迷魂阵，施出障眼法，来加以掩饰或否认。至于有些“深层”的理论家对“现实”投以睥睨，对“理想”给以嘲弄，那不过是用一些炫目的字眼裱糊玄虚罢了。真理原是单纯的。巴勃罗·聂鲁达在其《回忆录》第十一章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他说：“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我承认我生活过》）我以为这是老实话，简单明白，而深得诗道三昧。依我看来，这便是要求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表现手法与多种创作方法。尽可以着意追求意象的暗示性、题旨的多义性和语言的跳跃性，尽可以致力于通过象

征、隐喻、结构变异、情节荒诞或其他非常手段以表达直觉、幻觉、错觉以及任何瞬间冲动与切身感受,这些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需要的;但前提总得是置于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是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以真实与真诚,以昂扬的时代意识与充沛的群众意识,激发起来的一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战斗精神。这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社会主义新诗歌的性质所决定的。关于当代诗歌的走向,旗帜飘扬,诗家各有所执,而从总体上看,当亦不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三结合。当然,两结合也行,不结合也可,而从总体上看,还是三结合。此之谓多元,或多样化,百花齐放嘛!这是符合文学或诗歌流变的潮流或倾向的。你说,“我没有旗帜。”说的是,何必硬凑热闹,要什么旗帜呢?做一束“云崖无名花”,岂不更富风光:

岩缝中亭亭玉立的歌
比有文字的历史还长
但,没有名字

松涛拉响雄浑的手风琴
雀噪鸣奏脆亮亮的横笛
山峰挺起刚健的主旋律
溪水,弹拨叮咚的木琴
虽然,没有名字

一支比朝霞还热烈的女高音
一支能牵住白云的女高音
一支撞得山石轰响的女高音

一支让野兽们目瞪口呆的女高音

虽然,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的歌

很美很美

采风者的足迹呢?

——《云崖无名花》

花是无名的,却开放在云崖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夹缝中”是难于培育出这种“亭亭玉立的歌”来的。因为假如失去了植根于我们民族历史和社会深层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不可能引发在长期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下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强烈的历史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以及深刻的内省精神与忧患意识也便无由产生;那么距离以超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现代主义也将会更远,以至摸不到涯涘;否则就只能把它看作“新、奇、怪”的一些东西,而勉强摹仿,正如像历史传说的那样,看见人家西施病心疼颦而美,东施心不疼,也效颦,捧着胸口搞象征,撇着嘴角闹变形。这恐怕不会通向超越与摆脱,而毋宁是更多陷于失落与迷惘。那么,还是跨步在峰顶上,而不去辗转于“夹缝中”吧。其实,这不过也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却并非无关宏旨,“诗是最高艺术,是一切门类的艺术的最高要素。”(黑格尔如是云),它本来就是一切精神生产中最纯粹的精神生产。

果真是这样子吗?如你在《情潮》中所咏叹的:“四十岁才寻回二十岁的梦幻,眼角爬满鱼尾纹才品尝这滋味。”但是,“十二点钟的年龄,八九点钟的心……爱的方式,任何人都有自己抉择的权利。”岂只有这个权利?而且只有依据这个权利经由自己抉

择的方式才会是最好的方式。在诗的王国里,你起步早了十年到十五年,以致未得侧身于“崛起的诗群”,不被编排于“新诗潮”的序列,更无缘参与“新生代”的“实验”了。命运注定,大可不必以此为憾,人没有选择自己时代的自由,却天赋予抉择“爱的方式”的权利,放手依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吧。不过,思考与认识还是亟须和必要的。我是特指着关于你所提出的“现代主义”的思考与认识。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极左,尤其是满十年的荒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促使我们一代作家和诗人,在危机感、荒谬意识和反传统精神这些点上,找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者主要的价值认同,从而激起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形式和探索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在诗的园地,这就是所谓“新诗潮”的“崛起的诗群”以至于圭臬尽消的“实验诗”,也就是你所说的相对于“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吧。但是,——于此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聊聊,不过千头万绪,怕扯远了。正好,日前收到十二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载高尔泰同志一篇论文,题作《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太好了,把我长期萌生的观念,想说而又苦于说不好的道理,简单扼要地都说了,请你亲自读一读吧。就上面提出的问题,高尔泰同志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更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将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为什么?他说:

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机会像西方现代派那样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他们的“内向转”,主要还是一种历史的反思,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样“多余人”式的自我挖掘。他们的内省精神,主要的还是一种“与全民共忏悔”的群

体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惊惧、焦灼而又凄厉的个体意识。他们的危机感，主要是对祖国、人民和自身命运前途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空虚无着落的精神危机；他们的荒谬意识是植根于不可理喻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社会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以反对市民社会虚假的伦理道德和庸俗的审美趣味为主的“恶魔主义”。这些不同是明显的。当然这期间不无交叉，但基调与主旨都大相径庭。

这些意思固然许多论者都提到过，但是却没有谁说得这样干脆：“中国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其比之西方现代主义，毋宁说它是更接近于现实主义。”“它是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现实和中国作家的智慧、激情和灵感的共同产物，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它乃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深化”。凡此云云，假如说还未必尽然都是“本来如此”、“事实如此”，那么至少也是“应该如此”、“希望如此”，或者说“感觉如此”、“传闻如此”。——何以传闻？听谁说的？听高尔泰同志说的。他说得多么好啊！这些都是我想要说的，就算我“主张如此”吧，幸好高尔泰同志都先我说了，说得比我预想的还清楚，还完整。不如此者，容或有之，“生活流”、“意识流”，当然是海阔由鱼跃，天高任鸟飞；但又何必一一追踪呢？你自然不会。“纵然学到一点现代技巧，也无非皮相而已。”你不已经这样说过了吗？

那么，还要不要“超越”与“摆脱”呢？当然总是要“超越”并“摆脱”的。不过，尽如上述，不是求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循着这道路走下去。探索与实验，不是十九岁的专利品。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处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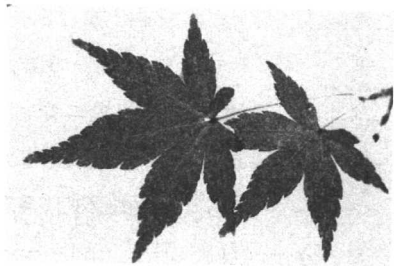
自我,向着真理的灯塔奋发前进。永远在起点上,又永远在前进中。诗人的鬓须会染上白霜,诗篇的生命却永驻青春,不断追求,不断新生。你说:“内容需要思索,形式也需要思索。”岂不正是这个意思?诗的本性便是自由创造,要扫除一切人为与心造的魔障。有的论者曾如此这般陈述过“中年诗人的苦闷”,说是当他们从事艺术的时候,正是艺术性被现实性所吞没,艺术个性为政治性所扼杀的时候;而当他们理解了或正在理解艺术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他们的抒情方式却又完全被否定了。——对于这一套说法,你相信吗?漫说现实性吞没艺术性,政治性扼杀艺术个性,只不过是些“有色眼镜”们的呓语;就单说抒情方式,不论是任何类型的,什么人有权利有本领能够予以否定呢?我可能比你年长四分之一世纪吧,反正我们共同经历过“造神”的年代,并尝受过那种滋味;难道还有必要再信奉一种涂染“现代”油彩的“偶像”吗?十九岁诚然可爱,我们永远珍惜十九岁,永远倾慕十九岁,并且永远寄予热烈希望于一代一代的十九岁。但是,二十九岁,三十九岁,四十九岁……时间推移,生命运行,只要不曾偏离时代的轨道,生之旅便在前进,便在攀登,每个结束都是开始,每次送旧都是迎新。超越与摆脱就是这样实现的,这原是永在不断运动中的主客观世界的正常规律。关于诗创作,还有两点想法想再简单说说:一是不要随着年事的增长而压缩抒情的领域。生理上耳目的聪明容有减退,精神上的听觉与视野当更求广阔。主体性与客体性,内宇宙与外宇宙,内向转与外向转,永远是相辅相成,共存共荣。独轮难致远,一足不成行。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与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都是片面,其弊相等。这道理用不着多说了。实际上造成危害的不是源于理论认识,而是由于一种心态,为了“逃避压力”或是“自感虚弱”,便自设禁区,而且无限扩大,以致

眼睛从世界大事挪开甚至紧紧闭上,甚至以诅咒“政治多了”而求得心安理得。“难得糊涂”,是人到中年的大惑。“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唯不失童心者能之。在你的这五十多首短诗中,微感欠缺的是,不曾在这一点上,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假若眼界再放宽些,不更好吗?二是不要随着皱纹的加深而减弱激情的迸发。理是诗之骨,情是诗之血,理与情是诗的骨血,二者又互相渗透,互相孳生。情必以理为酵母,理必以情为激素。理充实情又制约情,情强化理又冲击理。理在情的煽扬下飞腾,升华为哲理,情在理的助力中燃烧,结晶为形象。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岁月流逝,年事递增,每患慢性贫血,骨质亦从而逐渐松脆,这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举一个也许并不算太贴切的例证来说吧,比如《青果,压弯了枝头》,本来是颇富情调的,从头读起来,很能引起一些幻想和想象;但临近末尾,点出“情汁”、“爱字”、“爱的梦幻”,过于质实直白了;更尤其最后一节:“苹果树长大了/太阳也已近正午/把爱,都给予自己枝丫上的青果吧/它们渴望母爱与父爱/筑成的暖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这就使情淹没了理,使诗质变成文了。我是想说,诗人到中年,须要注意预防理盛情衰的倾向,而果真失去了情之滋润的理,也就不成其为诗的理了。以上这两点,只是附带论及,前者是题材趋向窄狭,可以说是小化(生活),后者是精神表现呆滞,可以说是老化(心灵),二者与“摆脱”还沾点儿边,却谈不到“超越”,或者可以说是“反超越”吧。

拉拉杂杂,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天,文思枯涩,意难相属,误裁妄断,势所难免,只供参考吧!

1987年12月5—15日

写于长春东中华路33号



目 录

摆脱与超越(代序)	公木 1	黑夜(外三首)	22
自题小像	1	地球,我的坐标点(组诗)	28
我的童年	2	秋天(二首)	32
泉溪	4	山林(外一首)	35
春天,我播下种子	5	沼泽地	38
雪笺	6	风筝	40
海岛(外一首)	8	山溪出山	41
青藤的渴望	11	大平原的儿子	43
云崖无名花	12	冰上圆舞曲	45
杏青青	13	冬天里的春歌(二首)	46
瀑布	15	南方的雨季	48
三棱草(外二首)	17	大伯(外一首)	50
短诗二首	20	农家小院	53
赶海	21	生命三题	55
		铅字	57

我的诗(外二首)	58	乡野小路	131
北方原野(二首)	62	穿过旷野(组诗)	133
初上草原(外一首)	65	沙河(外二首)	138
依恋草原(三首)	67	在黑土地的深处(三首)	142
华北平原(外一首)	71	北方的太阳(三首)	146
沧州吟草(二首)	75	井架	149
北方的春正月	78	雪浴(外一首)	151
给春天过节(外一首)	80	阵痛之后(外一首)	154
经理的演说	83	走进群山(三首)	157
关于爱情的思考	86	一束山花(三首)	159
早晨,我发现一个秘密	88	黄土地(四首)	163
过邢台(二首)	90	长城	168
玉米花	92	雷锋激励我的心	170
井	94	织罗网	172
墓碑	96	引滦诗笺(二首)	173
炊烟(外一首)	98	土地	177
又见炊烟	100	连队生活剪影(六首)	179
庄稼的叶子	101	收获	185
他也是诗人	102	我爱,营门口那株老柳(外一首)	
天地之间(二首)	105		187
情迹(组诗)	108	岩松	191
苇塘(外一首)	112	城市抒情诗(组诗)	193
辽东半岛(四首)	115	雨归	196
山乡偶记(二首)	119	乡村,站在城市的大街上	197
山中小镇	122	天津印象(二首)	198
沿着山溪走(组诗)	124		

海光寺(外二首)	200
海在前方(外一首)	203
城市里的故事(三首)	206
夏日吟(三首)	210
城市风景(三首)	212
再看摊贩(外一首)	216
网	219
那一片灰云(外二首)	221
城市,一条小巷(组诗)	225
情巷	229
古文化街拾零	231
林间绿地	233
无力的蔷薇(二首)	234
门人	237
五片枫叶(组诗)	239
情潮	246
遗憾	248
对视	250
情涌无声(组诗)	251
夏天	255
该收获的时候(外一首)	256
青果,压弯了枝头	259
溪之恋	261
冰雪情	263
庄稼	265

写在历史的扉页上	267
半个世纪	269
毛泽东塑像(外一首)	271
想念太阳(三首)	274
太阳升(外一首)	278
翔宇与酒(外二首)	280
一棵树	286
向太阳	287
青纱帐	289
橡树叶儿	290
感觉的误区(组诗)	292
随想(三首)	296
诗的随笔(三首)	299
书之沉思	302
国道(外一首)	304
森林之火	307
黄河之冬	309
夏日	310
为天使塑像	311
早晨,推开窗户	313
球拍上的隽语	315
树叶上的诗	317
“义工”之歌	319
雪花	320
后记	321

自题小像

呆板、拘谨未见过世面的神色
长出许多幽默滑稽和多情的故事
还生出一些鲜嫩的诗芽
所以，看书
不能只看封面

我庆幸，山风海风以及太阳
雕塑了这副模样。否则
脚印牵一串渴慕者
怎么对付

即使如此
流过来的暗示和火烈烈的表白
已使拘谨松动呆板变活
簌簌剥落着情感，险些
裸出一颗心来

日华月华，垂一层
光怪陆离的面纱
我深冀，风儿
不要将它揭去

我的童年

矮小、长满纤刺的躯干
在被斜阳拉得倾斜的山坡上
笔直地立着我的童年

我咿呀学步的弯弯山路
没有路标与凉亭
山枣树，从沙石的贫瘠里汲取膏腴
冷凝出翠亮的叶片
聚合成鲜亮的小枣
在我迷途欲返之时
给我以醒目的指引和驱策

妈妈没有钱买巧克力
爸爸没有钱买冰淇淋
我就摘一颗山枣填平欲壑
青青的酸里带甜
红红的甜里含酸
枣核，偶或咽下去
心田上便长出
惊人的刚毅与强悍